

世事无常，一瞬间就会有噩梦发生。

The Good Father

单身父亲

Diane Chamberlain

[美] 黛安娜·夏伯兰 著 秦超 译

单身父亲

Diane Chamberlain

[美] 黛安娜·夏伯兰 著 秦超 译

*The
Good
Fat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身父亲 / (美)夏伯兰著; 秦超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411-3750-1

I. ①单… II. ①夏… ②秦…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3057号

THE GOOD FATHER

By Diane Chamberlain

Copyright © 2012 by Diane Chamberlai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Beijing HepingYahua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3-35

单身父亲

Danshen Fuqin

[美] 黛安娜·夏伯兰 著 秦超 译

责任编辑 奉学勤

特约编辑 尹艳霞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印 刷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13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750-1

定 价 32.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1	离开 001
Chapter 2	火灾 010
Chapter 3	错过的部分 017
Chapter 4	新世界 026
Chapter 5	沙滩 033
Chapter 6	新朋友 039
Chapter 7	咖啡厅 053
Chapter 8	邻居 061
Chapter 9	孩子 074
Chapter 10	音乐之声 089
Chapter 11	工作机会 092
Chapter 12	搬家 099

Chapter 13	唯一的选择 106
Chapter 14	思念 112
Chapter 15	磁铁 124
Chapter 16	所谓的面试 131
Chapter 17	空洞 143
Chapter 18	期待父女俩的出现 147
Chapter 19	五百美元 158
Chapter 20	怀孕 164
Chapter 21	回家 169
Chapter 22	病 177
Chapter 23	快乐的期待 191
Chapter 24	康复 203

Chapter 25 帮忙 | 210

Chapter 26 呼吸骤停 | 223

Chapter 27 行动 | 228

Chapter 28 难忘的一夜 | 240

Chapter 29 混乱 | 247

Chapter 30 好消息 | 258

Chapter 31 等待 | 261

Chapter 32 肮脏的路 | 271

Chapter 33 戴尔的哲学 | 276

Chapter 34 出发 | 283

Chapter 35 爆胎 | 291

Chapter 36 解释 | 299

Chapter 37 码头 | 302

Chapter 38 老朋友 | 307

Chapter 39 保护她 | 311

Chapter 40 重逢 | 316

Chapter 41 附带损害 | 326

Chapter 42 电话 | 330

Chapter 43 梦幻的码头 | 336

Chapter 44 脆弱 | 348

Chapter 45 命悬一线 | 351

Chapter 46 噩梦 | 356

Chapter 47 大事 | 357

Chapter 48 威胁 | 359

Chapter 49 最糟糕的经历 | 364

Epilogue 尾声 | 372

Chapter 1

离开

特拉维斯

罗利，北卡罗来纳州

2011年10月

当我从货车的后车厢醒来时，已经九点四十分了。天哪，已经九点四十分了！如果赶到那家咖啡厅时艾琳已经离开了，我该怎么办？如果她不在那里，我该怎么办呢？直到喊贝拉起床时，这个念头还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我给贝拉换上了我能为她准备的最干净的衣服。她不停地要告诉我她刚做的那个梦，一个关于毛绒小羊的美梦，但我满脑子都是那个问题：如果她不在那里了，我该怎么办？

昨天，罗伊在电话里，说我做了一个聪明的决定，“兄弟，干完这票你就能发一笔大财。”

想起他戴的那块金表和开的那辆红色“野马”汽车，我说：“我不在乎能否真的发财，只希望在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之前，能有一笔钱来养活我和贝拉。”在电话里和他这样对话，让我觉得自己是在对牛弹琴。那家伙就是个白痴。

“你现在当然这么认为，”他在电话那头说，“不过，等你尝到这么容易就能赚钱的滋味后，你的感觉就不一样啦。”

“好吧！”我说，“那我们几点在哪里见面？”

“明晚十一点我们来找你吧，”他说，“你还待在那儿吗？就是塔吉特百货边上的那个停车场？”

“是的。”

“确保你的车子加满了油，我们得到弗吉尼亚州的边界跑个来回。”说完，他挂掉了电话。

现在，这个决定让我整天都很焦虑。如果事情真按我的计划发展，贝拉就不能和我在一起了。每当想到这里，我都觉得胸口一紧。我还不确定自己能否承受这即将到来的一切。艾琳是一个好女人，而且贝拉也认识她、喜欢她，问题就在于她太好了，好到可能因为无法容忍我要做的事而向警察揭发我。不过现在，我只能相信她不会那样做。

我在加汽油的收据后面写下了一段话，并把它偷偷放在贝拉的裤子口袋里。以免贝拉问我这是什么，并将它拿出来。做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双手一直在颤抖。我记得母亲的手也有颤抖的毛病，医生说这是轻微的颤

抖，没什么危害，也不需特别重视和治疗。显然，我现在的情况要糟糕多了——两只手抖得几乎不能帮贝拉穿上袜子。

“爸爸，我饿了。”贝拉一边穿鞋一边说。

我打开一盒薄荷糖，拿了两块放在她的手上。我看着她急急忙忙地把糖放进了嘴里，说道：“我们马上去吃早饭。”

我想象着艾琳发现那张纸条的画面。她肯定会发现的，不是吗？万一她没发现，那该怎么办？一想到所有的事情都可能变得糟糕，我的头就疼得很厉害。我反复告诉自己：所有要做的事情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我要在艾琳离开咖啡厅之前到达那儿。否则一旦这步失策，就只能满盘皆输了。

“我要尿尿。”贝拉说。

“哦，宝贝，我也想呢。”我梳理着她那乌黑的头发。这周早些时候，我在塔吉特百货的洗手间里给她洗了次头发。昨晚一直在焦虑今天的事，根本没有想起来要再帮她洗一下，现在就算想洗也没机会了。还有，要不是我们离开卡罗来纳海滩时忘记带上理发剪，早该帮她把头发理一理了。她的刘海太长了，几乎可以捋到她的耳朵后面。我试着将她的刘海捋到耳后，可只要她跳下车，刘海又重新滑落下来，遮住了她的脸。可怜的孩子啊，她看上去就像一个没人关心的孤儿。我默默祈祷着她今晚不会真的变成那样。

我牵着她的手向咖啡厅走去。

“爸爸，你弄疼我的手啦。”贝拉说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把她的手握得太紧了。我怎么能这样对我的宝贝女儿呢？我甚至不能针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为她做些准备。贝拉，爸爸对不起你。我真希望你年纪还小，永远记不得爸爸抛弃你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将来也永远不会再想起这件事。

咖啡厅旁是一片茂盛的草地，那里开满了不知名的野花儿。它们只是些野花杂草，却生长得如此动人。“贝拉，”我脑中突然灵光一现，指着那些花对她说，“我们摘些花儿送给艾琳小姐吧。”于是我俩踏上草地，摘起了花。希望贝拉能够再等一会儿去洗手间。为了感谢艾琳接下来的帮助，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送这些花给她了。

像往常一样，艾琳坐在她常坐的那把棕色皮椅上，正用手将挡着眼睛的那缕浅棕色头发拂开，在她的iPad上读着些什么。我顿时如释重负，但同时又感到了一丝失望。如果她今天不在的话，我就没法去干今晚的“活儿”了，这兴许反而是件好事！但事实上，她就坐在那里，微笑着，就像一直在等着我们。

“她在那！”看到艾琳后，贝拉大声地喊叫了起来。这引起了角落里两个女孩的注意，她们朝我俩看过来。这两个女孩和我年龄相仿，二十二三岁。其中一个姑娘微笑着看了看我，然后红着脸转向了别处。但我却没太在意她，只望着那个坐在皮椅上三十来岁的女人。真想上去拥抱她！

“嗨，”和以往的早晨一样，我和她打了个招呼，“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她说着手握住了贝拉的胳膊，对她说，“亲爱的，早上好啊，今天怎么样？”

“我们早上吃了薄荷糖。”贝拉回答说。

“呃，我们还要在这里吃些好东西。”我尴尬地补充道。

“是吗，它们好吃吗？”艾琳又问她。

贝拉点了点头，刘海随即又遮住了她的眼睛。

“贝拉，我们一起去洗手间吧？”说完，我望着艾琳，“你能在这等一会儿吗？”

艾琳回答说，“嗯，我哪儿也不去。”

“这些花是送给你的。”我拿着花走向艾琳，心想这些花儿要是能扎成束就好了，可是用什么扎呢？“贝拉今早特意为你挑选的。”

“真漂亮啊！”艾琳从我的手中接过花，闻了闻，然后放在桌子上，“谢谢你啦，小贝拉。”

我发现桌子上，就在花的旁边，有一本儿童图书。于是对贝拉说：“艾琳小姐好像为你准备了一本新书哦。”我希望这是真的，有一本书可以让贝拉暂时分心，在我准备要……唉，真不能再想这件事了。

“爸爸，我要去洗手间。”贝拉提醒我道。

“好的。”我拉起她的手，对艾琳说，“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在洗手间里，我匆匆忙忙地洗脸、刷牙，并方便了一下。就像那些得

了帕金森氏病的人那样，我的手抖得厉害，只能让贝拉刷了牙。而我自己只是简单地洗漱一下，连胡子都不想刮了。

当我们回来时，艾琳已经将书放在了椅子的扶手上。

“贝拉，你一定会喜欢这本书的。”她说，伸出双臂要将我四岁的女儿抱起。而贝拉此时正往艾琳的膝盖上爬着，就好像已经知道艾琳将会是她人生的全部。感谢上帝！我心想，就算今天晚上那“活儿”错得再离谱，但是这周艾琳突然从天而降、替我接管贝拉的事实，让我觉得这“活儿”本来就是冥冥之中上天安排好、需要我去完成的！

“我想吃些松饼，喝些咖啡，你想要什么，艾琳？”我问艾琳，就好像我真的能买得起一样。

“不用了，”她回答道，“我为贝拉准备了橙汁。”

我知道——自始至终我都知道——她喜欢的是贝拉而不是我。这很好，很完美，真的。我说：“好的，谢谢了。”

我点了咖啡和松饼，又为贝拉要了一杯水。在柜台取水的时候，我颤抖的手碰倒了杯子，弄得一团糟。“很抱歉！”我从柜台上的盒子里拿了一叠纸巾准备去擦。

“没关系。”每天早上都会招待我的咖啡师南多对我说。他从柜台后面叫来一个女孩，帮我清理了残局，又为我准备了另一杯水。他把杯子、咖啡和松饼放在一个纸质的托盘上，我小心翼翼地端着回到了座位。

此时，艾琳和贝拉深深地沉醉在故事里。贝拉指着书问了艾琳一些问

题，然后就把头靠在她的肩上，脸上浮现了一丝倦意。她说过，昨晚那个梦好长啊，总是停不下来，而且我们今天又起晚了。做了那么长的梦，我觉得一定把她累坏了。我会挣到今天晚上这笔钱的，我会用这些钱带她去找个诊所做检查。这些天来贝拉就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我本来打算把松饼分一半给她，不过最终还是决定把一整块都留给她。反正我今天早上也没什么心情吃东西。

坐在沙发上，我想着接下来该怎么进行我的计划。我并不知道艾琳几时会离开咖啡厅，所以不能等太久。抿了一口咖啡，苦涩的味道直抵喉咙，我在心里不断地骂着自己：你真是一个烂透了父亲。

艾琳读完了一章，说她们休息一会儿，让贝拉吃些松饼。

“来我这里吃，别弄得艾琳小姐一身松饼的碎屑。”我对着贝拉说。

“噢，没关系的，”艾琳回应道，“你把水放在桌子上就行啦！”

尽管很想贝拉立刻就回到我的身边，但我还是照她说的做了。看着贝拉开心地坐在艾琳腿上玩耍，我感到很欣慰。可是，我真的很想马上过去，把贝拉抱在怀里，紧紧地抱住她，就如同穿过停车场时我紧紧抓着她的手一样，但那样做是会让她感到害怕的。就这样让她留在艾琳那里吧，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我现在该如何找一个委婉的借口离开这儿呢？之前我并没有想过这一点。或许，我可以说再去一趟洗手间，但从洗手间出来向咖啡厅大门走去的时候，她们还是能够看到我的。

“你还要过阵子才上班吧？”我问艾琳。我要搞清楚，她回药房上班

的日期不会比我预想的早。我真希望可以弄明白。

“不要提醒我啊！”她抚摸着贝拉的背说。贝拉的牙缝间残留了些蓝莓，我暗自庆幸已经把她的牙刷放在了粉色的小包里。

“你以前有没有觉得，工作时一直被那些药物包围着，自己会被诱惑？”我问她。天哪，我为什么要问她这个？问完之后，我的脑子就一片空白。我犯浑了，我他妈是个神经病！

她白了我一眼，仿佛我就是一个彻彻底底卑鄙无耻的小人，“一点儿也不会，”她说，“别告诉我你已经被诱惑住了。”

我勉强笑了一下，“绝不会的，我一向离这些事情远远的。”天哪，为什么要和她说这些呢？我担心她会察觉出我的颤抖，误以为我今天磕了药。不过忽然间，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我今天还有一场面试。”

“太棒了！你在就业网站上找到的吗？”

“不是，是朋友帮忙找的。”我拍了拍大腿，感觉手心都出汗了，“希望这次可以顺利。”

“嗯，我也希望，特拉维斯。我估计这工作跟建筑有关吧，或者商业方面的？还是与家居住宅有关的？要不就是……”

“我车上有关于工作的资料，”说着我起身迈开脚步，“能帮忙照看贝拉一会儿吗？我去取过来，或许你看到上面那个面试的地址，就可以告诉我怎么去那儿了。”

“当然可以啊。”她说。

突然间，我几乎挪不开步子了。我多么想把贝拉带回洗手间，紧紧地拥抱她，但我今天必须得这么做，必须！我弯下腰亲吻了一下她的头，然后就快速地离开了。出了门，穿过停车场，进了车子。快，快，快，趁着还没改变主意，我转动钥匙，发动引擎。我不能把车停在这里，否则她们出了咖啡厅后就可能会发现。我疯了似的把车开向停车场的另一边，差点撞上停着的其他车。脚踩着油门踏板，我的眼前一片模糊，只有一个名字清晰地印在脑海里：

“贝拉，贝拉，贝拉！”

Chapter 2

火灾

特拉维斯

六周以前

卡罗来纳州海滩，北卡罗来纳州

你知道吗？幸福有时就像一道闪电，令你突然惊喜得笑出了声。这就是我为海边的房子做定制橱柜这段时间的感觉。做装修工人的四年中，我一直认为自己讨厌这份工作。只是为了养活贝拉和我母亲，我不得不做这份工作，仅此而已。但这两天沙滩附近的装修活儿很难找，特别是在这个并非全是高端物业的卡罗来纳州海滩，即使它有着和其他海滩一样完美的蓝天碧水和白色沙滩。此外，它永远是我的家。上一个活儿的包工头看着我在露台工作了几天，他一定是看中了我什么，于是他喊我到屋子里面做一些定制的东西。他教我手艺，比如该怎么来雕琢这些装修的细节。他教

我，培养我。我不知道我其实是在学习技能，在这个八月下旬的一天，当我意识到我其实是在享受这份工作时，我笑了。我很庆幸那时我独自在厨房里，所以我没必要向任何人解释我的奇特反应。

当听到远处传来的警报声时，我正在梯子上忙着装修。警报声响了一阵了，但比较远又伴着回声，响声都几乎不能穿过海浪的声音，所以我也没再过多地关注，继续着我的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就对夹杂在海浪声里的警报声习以为常了。当我正从梯子上往下爬时，我听到有人急匆匆地爬上楼梯向客厅这儿跑过来。

“特拉维斯！”我的同事杰布，边进厨房边喊，“伙计，你的房子！”他红着脸，俯身喘了口气，说道，“你的房子着火了！”

我扔下锤子跑向楼梯。“她们还安全吗？”我回头问他。

“不知道，伙计，我只是听说，就跑来这里告诉……”

我没有听到他后面的话，我几乎是从楼梯滑了下去，然后扶着楼梯缓了口气。我几乎要疯了。是因为客厅里糟糕的老化电路？或者是我母亲为了驱走老房子里的霉味而点的蜡烛？或者，她那该死的烟头？不过她一向比较小心。她不是那种抽烟抽着抽着就睡着的人，尤其是贝拉不在的时候。

“哦，贝拉。天哪。她们千万不要有事啊！”

我冲出了屋子奔向我的车，当我掉转车头对着我房子的方向，我看到了天空中的烟雾。这是烧尽了之后产生的浅灰色的烟，而不是正在燃烧的

黑烟，这给了我希望。灰色的烟直冲天空，然后随着气流向内陆飘去。我用了三分钟赶了四英里的路。

有两辆消防车，几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在废墟前面，那儿，在过去的八年里一直是我家，现在却再也不是了。不过那时，我根本不在意。我跳出了我的车，直奔救护车。一个警察，雷德利·司德波——我的高中同学，突然冒出来抓住我的胳膊。

“他们带你的母亲去医院了，”他说，“贝拉在救护车上，她会好起来的。”

“让我过去！”我甩开他便往救护车那儿跑，没有经过允许便跳上了救护车。

“爸爸！”贝拉的喊叫闷在氧气面罩里，但声音很有力，我松了口气，我知道她应该没事。我坐在担架的旁边，把她拉进我的怀里。

“你没事的，宝贝。”我哽咽了，喊“宝贝”的时候连声音都是嘶哑的。我抬头看着医务人员，是一个大约二十岁的女孩，“她没事吧？”

“她很好，”女孩说，“只是预防一下，吸一点氧气，但是……”

“能取下这个吸氧面罩么？”我问。我想看看她的脸，检查下她有没有受伤。我想确认她只是受了点惊吓。我注意到她一只手紧紧地攥着她的毛绒羊羔，而她粉红色的小拎包则丢在救护车地板上，这两样东西从来没有离开过她身边。

“爸爸，我想拿下它！”贝拉掀起压在她脸颊上的塑料面罩。她打了